

七旬老太的“生意经”

□陈正国

昨天傍晚,与几个要好的朋友相约去路边摊撸串小酌时,一位在路灯下摆摊销售馍筐、馍算子等手工制品的老太太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站在了老人的货摊前。

老太太坐在马扎上,神情安详地观望着大街上来来往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花白的头发在明亮的路灯下显得更加苍白刺眼。望着那一个个制作精细的馍筐子、馍算子,我突然想到了自己的老母亲。我的母亲也是一位用高粱荏子制作馍筐子、馍算子的高手。虽然搬进县城居住多年,但我的家里还有很多母亲亲手制作的馍筐子、馍算子等实用家什。

“你看看俺的手艺咋样?这些都是俺亲手做的,是不是买两个回家用用?用它们馏馍盛馍都不粘馍,可好用着哩。”正当我愣神沉思的时候,耳边突然响起了老太太细细、柔柔的声音。“好,您老人家的手艺的确不错,做这么多费了不少功夫吧?”突然回过神的我急忙接过老人的话茬。“俺也没觉得费什么劲,没事了就做个,不知不觉就积攒了这么多”,老人的话语依然是那么轻柔和亲切。

“老人家你的生意怎么样?一年能挣多少钱?”我和老太太越聊越投机,越说越热乎,大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好奇和冲动。“哈哈,给你说实话吧,俺卖这些可不单单是为了挣钱”,

听了我提出的问题,老人竟然笑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现如今,俺既不缺吃,也不缺喝,俺之所以做这些手工活,拿到街上来换几个零花钱,纯粹是想出来看看现在的好光景,俺可不想天天憋在家里等吃等喝。”

“俺给你唠唠家里的情况吧”,也许是看我有点不相信,老太太这次彻底打开了“话匣子”,来了个竹筒倒豆子——一干二净:“俺和老伴共生养了三个儿子,一个闺女,年轻时为把四个孩子拉扯大,俺和老头子可没少吃了苦,受了累,遭了罪。不过,俺们现在的生活可好着呢。三年前,政府对俺们这个城中村进行了整体升级改造,俺们也住进了高楼。俺们家共分到了七套楼房,三个儿子、三个孙子和俺们老两口一家一套。虽说地少了,但家家户户都有门面房,大儿子家开饭店,二儿子家开超市,三儿子家搞运输,每家的小日子都过得很滋润。闺女虽然嫁到了离县城很远的村子,这几年靠种植大棚蔬菜也发了家,前几天刚在县城给准备结婚的外甥买了一套三室两厅两卫的楼房。”

“现在,俺和老伴在四个儿女家轮流生活,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想穿啥买啥,可以说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老太太抿了几口水,又继续着她的“唠叨”：“你别看俺和老伴都七十多岁了,可俺们俩的身体硬朗着呢,好胳膊

膊好腿的,天天在家呆着吃闲饭,实在有点闷得慌。老头子还行,不是出去找人下下棋,就是和他的一帮老哥们打牌、喝酒。俺闲着也浑身不舒服呀,就每年在自家的果园种些高粱,用高粱荏子做些馍筐子、馍算子,一是为了散心免心焦,二是可以经常看看城市的新变化和新风景。至于能不能卖到几个钱,俺一点儿都不在乎。只要有人喜欢俺的手艺活,不给钱俺也乐意。”老太太说得兴致勃勃,我听得聚精会神。

在我与老人聊天的四十多分钟时间里,竟然没有一个顾客光临老人的小摊,老人自然是“一无所获”。但老人依然神态自若地坐在她的小马扎上,饶有兴趣地观望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我突然感悟到,老人与我聊的哪是什么“生意经”,简直就是一个大家庭的“幸福经”,更是全县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和一个活生生的典型范例。



钓鱼

□武红旗



星期六,晴空万里,我带着八岁的儿子经过景色宜人的环城公园,只见蜿蜒如玉带般的环城河两岸,三三两两地坐着一些垂钓人。

儿子一下子来了兴趣,吵着闹着也要学钓鱼。我好言哄了半天,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蹲在钓鱼人旁边看了起来。看着儿子的那副童真模样,我的思绪倏忽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还记得,我像儿子这般大时,农村虽然很穷,但天是蓝的水是清的,河里的鱼儿多得如天上的繁星,时不时就调皮地用尾巴把清凌凌的河水打出一个涟漪来。如果赤脚跳入浅水处,马上就会有欢快的鱼儿游过来亲吻你的脚,痒丝丝的,舒服极了。

说起钓鱼,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渐行渐远的钓鱼往事。那时候,家里很穷,肚子常常填不饱,为了果腹,地里的野

菜,树上的野果,河里的鱼虾都成了我们想方设法弄到的食物。地里的野菜,树上的野果都是“死物”,好弄到。只有河里的鱼虾难得到,一是水深看不见,不好抓;二是鱼儿游动快捷,体表滑溜溜的也不好抓。所以,钓鱼成了我们力所能及的捕鱼方法之一。不过,那时候家家都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有闲钱买鱼钩鱼线之类的钓鱼工具啊。但贫穷不能磨灭伟大的劳动者们的智慧,我们有办法。我们所用到的钓鱼工具,都是自己制作组装的山寨版。鱼竿用的是长竹竿,鱼线用的是母亲的纳鞋绳,鱼浮用的是截小木棍,鱼钩是母亲纳鞋底用的大针。首先把针放到煤油灯上烧红,然后再用钳子夹弯成鱼钩形状。最后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组装到一起,一副像模像样的钓鱼工具就“出炉”了。

钓鱼工具做好后,接下来,

就是寻找鱼饵。鱼饵很好找,只要走到井台边上,挑潮湿的石头搬开几块,就会抓到很多蚯蚓,这是鱼儿的最爱,就像鱼儿是猫咪的最爱。来到小河边,找好位置,把蚯蚓掐成小段,挂在鱼钩上,然后用力把鱼线尽可能抛向远方,因为在水深的地方可以钓些大点的鱼。蚯蚓对鱼儿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鱼钩刚刚入水,就开始有鱼儿咬钩了。当鱼儿把鱼浮拉动得一沉不起时,迅速把鱼竿提起,多半会看到一条或大或小的鱼儿,半吊在空中,剧烈地扭动着洁白的躯体,做着最后徒劳的挣扎。不过,有时候也有意外,虽然明明看见鱼儿把鱼浮拉得沉下去了,但提起来却空空如也,这是因为用针做成的鱼钩没有倒刺,鱼儿在挣扎的过程中脱钩了,只有空欢喜一场。这点小小的缺憾和损失并不能让我们钓鱼的快乐打上折扣。

钓鱼的乐趣,除了用鱼钩钓鱼,我们还有其他的钓鱼方法,如用罐头瓶、用窗纱……那时候,可以说,饥饿挖掘出了潜藏在我们头脑最深处的智慧,让

我们的“洪荒之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说起罐头瓶,那也是极其珍贵的。因为在那个年代,罐头瓶也是稀罕物。除非家里来了特别客人,父母是不会舍得去代销店买上一二样罐头的。当父亲小心翼翼地用剪刀把瓶盖撬开,母亲接过把里面的东西倒进盘中,空空的罐头瓶就成了我们兄妹几个手中的宝。首先每人要轮流把脏兮兮的小手伸进瓶中擦一下,然后再把手放进口中,津津有味地把粘在手上汤汁舔舐干净。只有把瓶内的汤汁全部擦拭干净后,我们才会把它另作它用。截一段母亲纳鞋底用的壮实的棉线,绑在瓶口的凹槽里以防脱落。向上提起的线也有讲究,要三根线成等角三角形,以防提起时倾斜。钓鱼时在瓶里放上一些掰碎的馒头,然后把瓶内灌满水,再慢慢沉入水中,待一时三刻后轻轻提起,里面必有几只贪吃的小鱼因找不到逃跑的出口而横冲直撞。用罐头瓶钓鱼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罐头瓶的体积较小,一般只能钓一些像小草叶一样

的“小草鱼儿”。这样的小鱼儿油炸至酥也很好吃的。只是用罐头瓶钓的一般数量有限,不值得油炸,多半都是喂鸭子。最实用的钓鱼工具还是窗纱。先找来一块大约八十公分见方的窗纱,再找来两根木棍,把木棍交叉着绑在窗纱的四个角上,然后再在两根木棍的交叉处绑上一根粗壮的麻绳。为了能让窗纱更好地下沉,还要在窗纱中间部位放上一些碎瓦片,诱饵用的是掰碎的馒头,也可以用一些骨头。不过,这样的時候少,因为家庭拮据,长年很少吃肉,偶尔吃顿肉,也是恨不能连骨头一起嚼碎了吞下去。鱼饵不同,钓到的鱼儿也不同。用馒头做诱饵时,钓到的多是一些“小草鱼儿”、小鲢鱼、小鲫鱼,而用骨头,则可以钓到平时难得一见的鲶鱼、黑鱼、小龙虾……

时光荏苒,往事如风,倏忽已过三十余年,但奇怪的是,童年里发生的那些美好片段,并不曾因时光潮水一遍又一遍的冲刷而黯淡失色,反而更加鲜活生动了。